

疫情中的复工族：希望生活早日回到正轨

原创 王丽娜 财经杂志



独立 独家 独到

“不知道那些曾经一起抢出站闸机的人，现在正在遭遇什么？只希望这场疫情早点儿过去。”

文 | 《财经》记者 王丽娜 袁满

编辑 | 朱弢

疫情之下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变化。即便是距离疫情爆发中心武汉千里之外的北京。

2月10日，北京部分企业迎来节后复工首日，多数企业员工和部分政府工作人员远程在家办公。

在人流如水、北京客流量最大的西二旗地铁站，复工上班的人意外发现地铁站有点空，远没有想象中的拥挤。海淀区一个创业园区的到岗复工率近20%。在北京站，当天的旅客到达量不足往年的一半。还有一些人想回来上班，但是封村封路，以及租住小区封闭式管理，“回不去了”。

当日24时，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42638例，死亡1016例，疫情防控依然严峻。

复工之下，变更的不只是工作方式，还有日常生活和渴望回到正轨的迫切。

西二旗，出站不用排队

早上近9点，段段走下地铁13号线西二旗站，出站不用排队。出口附近的两个公交车站，一个人都没有。“恍惚觉得这是假期早上五点钟。”她说。

西二旗地铁站，位于北京西北五环外，因附近云集众多科技巨头和互联网企业，早晚高峰人潮如水，这里是北京客流量最大的地铁站。

在游戏类互联网公司上班的段段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平时早高峰，下地铁都是被挤出去的，始发公交车从第一站开出去就满员。西二旗的主要道路上，人挨人，车跟着车，“绝对没有逆行的可能，走错方向，就没办法回头。”即便休息日，西二旗站也是一派繁忙，加班、换班的上班族们，来去匆匆。

复工第一天，她所担忧的西二旗地铁站人爆满的可能没有出现，在西二旗上班一年多的她，略感意外。另一名在附近上班的女孩，上班前夕有点“忐忑”，早上8点多出门时，她戴上了口罩、夏日墨镜、橡胶手套，走进昌平线却发现还有不少空座，“人跟以往比简直是零头”。

段段所在的公司有100多号人，据她观察，昨天出勤率约九成，湖北的同事、感冒发烧的同事不能回来，还有一些因封路、交通线路调整等来不了。

她能时刻感受到这是非常时期。进入大厦，她和同事们需要持通行证和身份证，在门口登记、测量体温，一直佩戴口罩。公司显眼的位置贴满标语，提醒大家洗手戴口罩。有必要去会议室开会时，间隔至少1米。同事们偶尔闲下来交流，也主要是讨论确诊病例的数字，新增病例的活动范围，口罩够不够用，消毒没有，并互相提醒着“快去洗手”。

截至2月10日24时，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42638例，死亡1016例，全国疫情防控进入胶着对垒的关键时刻。

在西二旗上班的多家知名互联网公司从业者，复工日在家远程办公。张敏在互联网媒体平台上班，小组24小时有人值班，这个春节因为新冠疫情格外忙碌，大年初五初六还在公司上班。复工日临近，公司“前所未有第一次”通知在家办公，如想进入公司所在大厦，须经领导审批并报大厦物业备案，不在名单上的人不能进楼。“现在大楼里几乎没人”，她猜测这是出于防控需求，上班的人已经大量归来，而互联网公司多是开放式办公，“大开间里坐满都是几百人”。

2月10日中午，海淀区一个创业园区的物业负责人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他所负责的园区，复工率不到20%。

平时，园区三栋楼约200多家企业1000多人办公。春节期间，入楼登记约40-50人次，上周日均达到近70人次。昨天入楼人数涨了近2倍，截至中午，入楼办公人员近200人，“还不包括因没有提前报备登记被劝返的人”。

目前，园区采用报备制度，进入园区写字楼的工作人员，需要提前一天报备登记，物业会审核有无去过湖北的人，一些需要隔离的人，在满足14天隔离后，拿着居住地居委会解除观察的证明，经过物业筛查才能进入。但筛查的手段也有限，“是否去过湖北，主要靠填报人员自己填写。”

园区内，公共区域卫生间、门把手、电梯、地毯进行频繁消毒。其中，电梯按钮两小时消毒一次，门口地毯一小时一次。公共食堂暂不开放，未来即便开放也是采用取餐形式用餐，不在食堂聚集。

傍晚时，这名负责人统计了一下，当天预先登记的进楼人数比之前备案的人数少，“意味着计划明天上班的人数比今天要少”。

被逼出来的革新

相比较很多企业昨日才开始的延迟复工、灵活办公，政府部门公务人员的复工要早一些。

2月10日中午12点，律师王才亮完成当天上午的值班，走出律所办公大楼。他所在的律所暂时实行轮流值班制，每天上下午各有一名律师值班，还有一名机动巡班律师。

步行回家的途中，他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上午他接到两名当事人的电话咨询，收到6个快递，其中一个是北京三中院13日的开庭传票，另一个是来自最高检察院的抗诉申请答复，“看来这些部门早都开始上班了。”

北京市某基层法院的立案庭负责人王磊，从早上8点进法院，忙碌到晚上11点，当天网上立案45件，“法院上周一开始上班，上周刚开始每天立案个位数，后来每天十几件。”

王磊介绍，除了个别特殊情况，上周起法官基本都到岗，法官助理、书记员等辅助人员一半以上的人上岗，每个审判组灵活安排同一个办公室的人员错时上班，确保司法审判有序开展。

这次疫情，“有可能引发全世界最大的网上法院革新，这真是逼出来的。”王磊说。1月29日，北京市高院出台政策，调整诉讼方式，引导当事人使用信息平台，网上立案、网上执行、网上开庭。各个法院加班加点应对，做好2月3日上班之后的准备。“我们在门口摆放了资料，当事人可以取走，了解我们的工作和途径，特殊时期，大家也都能理解。不过，这些网上进行的立案，还是律师代理的比较多。”

2月10日这天，王磊所在法院召开院党组扩大会议，第一次尝试用智能软件视频开会，“很多老同志也很支持、认同。”

朝阳法院，近年来案件数量连年持续增多，是全国“最忙的基层法院”之一。朝阳区法院副院长毛力对《财经》记者介绍，朝阳法院转变工作方式，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，开展执法办案，“努力将疫情对审判执行工作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”。

上周，即2月3日到7日，朝阳法院运用互联网开庭67件，收到网上立案申请514件，邮寄立案申请173件，接听当事人来电1494次，最大程度减少诉讼参与人的出行和聚集。

一名在中央某部委上班的工作人员，属于单位里在家办公的少数。单位给她的通知是，驾车、骑车、步行上班的人，体温不超标，可以佩戴口罩去单位上班；必须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上班的人，可根据工作需要灵活安排，在特殊情况下，做好防护去单位上班。她属于后者，因此在家远程办公。

她去单位上班的同事还面临多种要求，诸如尽量自带餐盒、分批去食堂打饭回办公室吃，一个办公室不要同时超过2个人等等。

随着复工日的到来，2月10日北京站的到达客流有所回升。下午5点，车站一名工作人员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当天旅客到达量约5.5万人，前一天是3.6万人，比去年同期减少约60%-70%，以往过完元宵节，车站同期每天的到达客流量少说也有十二三万人。“现在客流量压力虽然不大，但疫情防控的压力非常大。”他说。

为了应对疫情，车站进出站口不再使用手持测温，设置红外测温仪，减少工作人员与旅客的接触。上述车站工作人员介绍，作为公共服务人员，他和同事们疫情期间一直没有停休，站台、电梯、通道、出站口等每隔两三个小时消毒一次，在人员易聚集的地方，加大对旅客的疏导，“忙没问题，不出问题是最好的。”

一旦有人在车站测温超过37.3度，就不能通行，被带到发热隔离室，再有专门人员二次人工测评，如果体温还超标，就会通知120救护车拉走。

这名工作人员称，前一天他们将这个机制正式固定下来，成立疫情防控突击队，应急处置这种情况。24名队员，18名是党员，“很多人主动要求报名一线工作”。当天，他们检测出一名旅客体温39.4度，马上应急处置、消毒，“现在还没有得到反馈是否确诊”。

远程办公滋味杂陈

IT从业者袁亮，十年来从来没有在家待这么久。疫情升级后，在河南南部老家的他，担心封城赶不上原定2月3日的复工，1月27日晚临时买票回京。

但公司给他发了邮件通知，先是春节假期延长到2月2日，再是2月9日前公司采取在家远程办公为主的方式，随后又通知，远程办公的方式延长到2月16日。他听说，有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延长到2月21日。

一个人在家办公，三餐减为两餐，这几天他都是一次焖够两顿吃的米饭量。昨天，“在家憋不下去了”，他临时决定骑车去望京的办公室。走进大厦，他发现电梯间里多了一盒纸巾，旁边的温馨提醒

示显示这是“电梯按键专用纸”。

同样在家工作的张敏，和远程办公的丈夫，一人一个房间，把家变成了办公室。之前，从家到办公室，每天单程1小时耗在公共交通上，还要在园区步行15分钟。

时间虽然节省不少，但她逐渐感觉到一些别扭。平时如果有紧急的稿件要处理，在办公室里很自然地就喊一嗓子，远程办公后，见不到同事，一切都是通过线上交流。有时，同事和她语音连线，甚至能听到她家里有人正在嚼饭的声音。

李宁和丈夫两人同样在家办公，并照顾小学一年级的女儿。夫妇俩人一人一台电脑埋头工作，女儿坐在客厅看电视接受线上教学。疫情发生后，女儿的钢琴课，也改成远程视频授课，女儿练琴时，她或者丈夫就得在旁边举着手机。

帮助看孩子的老家亲戚，暂时也来不了，在家办公这一周，李宁感觉比以往去单位上班累多了，除了工作，她还要做家务、做饭，带小孩，“烧干了三口锅，烫了一次手，会做的菜都做了三次以上。”

经营西式快餐的方莹，发愁店里的生意。她的其中一家店面位于中关村，商场两次延长开业时间，另一家独立门店因为外出吃饭人员太少，现在只配送外卖。今年春节期间的订单量，只有往年同期的10%。虽然最近陆续复工，生意也没有起色，反而因为很多小区不让快递人员进出，下单量又有所下降。

昨天晚上，方莹打开手机查看电商平台的菜价，西红柿批发价从节前的三四元涨到了八元，黄瓜价格也涨了一倍。为了压缩成本，店里只剩两个厨师，其他员工都在等她开工的消息。

方莹预计，今年“上半年的生意都没戏了”，只能看下半年。中关村店所在的商场，此前通知说可以协商减少房租，现在还没有进一步消息。在线接单的小店，租自私人房东，还没有提过减租，她想等机会要和房东谈一谈，“起码下一年不要再涨房租”。

位于北京二环里的朝阳门内南小街菜市场，昨天客流接近正常，但与往日相比，买菜的人买完就走，少了攀谈和扎堆。

菜市场经理尤恺，在菜市场里忙碌，监督菜市场内及时消毒、进出买菜的人测量体温，还要时不时提醒商户不要网上“爆单”，造成快递员聚集等待。

尤恺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疫情发生后，一大变化是居民在网上下单买菜的增多，“有的商户10分钟能接30单，我就总提醒他们不要爆单，网上接单开一会就关一会。不然一爆单，来不及配菜，快递员就会扎堆。我们既要保障顾客购买，又得防控疫情风险。”

南小街菜市场春节照常营业，尤恺一直处于工作状态。新冠肺炎爆发后，既要防控疫情，还要保障“菜篮子”充足供应、物价平衡。他加入了东城区商务局组建的有关生活保障的微信群，区里所有的菜市场负责人都在，专门进行市场比价和汇报库存，每天上报土豆、萝卜等一些食材的价格，“比一比菜价，以确保各个菜市场上下浮动不大。我们不能光听商户说进价多少，还要看其他菜市场的价格，防止有哄抬菜价的嫌疑。”

尤恺现在最焦虑的是很多商户买不到口罩，上周菜市场给每个商户免费发放3个口罩。昨天，很多人的口罩都快用完了，“有的商户好几天用一个一次性口罩，我只有把我的口罩给商户，现在口罩短缺，找不到哪里有卖的。”

希望早日回到正轨

疫情之下，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影响。

赵亮租住在河北大厂县，在北京上班，此前每天跨市通勤上下班。公司最近通知他2月17号复工，“但是现在回不去，回去也上不了班。”按照小区下发的通知，在大厂县以外的地方上班，属于出县，出门之后再回去就要居家隔离观察14天。这样算起来，他每去北京上一天班，就要在家隔离14天，对这样的规定，赵亮有点哭笑不得。

“如果这样下去，工作十有八九干不成了”。他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他盘算着如果不能回小区，就得暂时找可以出入的亲戚家住，但房租还要照样交，“这种情况没人说怎么解决”。

王刚也是一名在北京上班、家住在燕郊的IT从业者，他的小区也贴出类似通知。通知称，小区自2月10日零时实施封闭管理，小区居民持出入证每天可外出2小时，“根据最新紧急通知，除生病就医、疫情控制工作需要和在保障公共事业运行、群众生活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重要岗位上班外，其他居民不得外出。”

好在，王刚所在的公司暂时允许他远程复工，但也有个别机房的同事住在北京近郊，必须到公司上班，公司同意他们可以暂时可住在公司里，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。

疫情管控升级后，一些离京返乡的务工者，面临封村封路，不能回京。前述创业园区的物业负责人表示，园区物业人手有限，物业人员24小时双岗值班，一人一天24小时值班，周六日停休。

一名劳务中介负责人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春节期间，他所在的公司，有不少保安离京，“很多要回去相亲”。

疫情爆发后，物业大楼要做好疫情防控，需要后勤人员保障，“这就得临时调动，确保物业能转起来。不让离村的，如果村里没有疫情，就能沟通一下看是否能回来上班，需要公司出证明的，公司也配合。有疫情的乡村，就没有商量的余地。”

在法院立案庭工作的王磊表示，现在网上立案基本到位，法院审判工作有序开展，但他这几日也在想着，疫情过后，案件数量可能会大增，他的法官同事们“任务量如何追上来”。

在西二旗上班的段段说，突然有点怀念拥挤的西二旗，“看着大家为生活奔忙，就觉得很有希望。”

复工之前，段段看到身边在基层做公务员的同学，从除夕到现在没有休息，一直忙着防控、排查。做小生意的邻居，因为店不能开业，在家坐等消息。昨天上班，来到空旷的西二旗，段段突然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。

段段说，能够复工她其实心里很高兴，觉得自己为这个城市恢复从前的活力做了一些贡献。但想起以往熙熙攘攘从身边擦肩而过的人，她心里有点儿难过，“虽然都是陌生人，但同样是都是在外讨生活的人。”

“不知道那些曾经一起抢出站闸机的人，现在在遭遇什么？只希望这场疫情早点儿过去，所有人的生活都能回到正轨上来。”段段说。

《财经》记者姚佳莹对本文亦有贡献，段段、王磊、张敏、袁亮、李宁、方莹、赵亮、王刚均为化名



▲ [点击图片查看更多疫情报道](#)

责编 | 蒋丽 lijiang@caijing.com.cn

本文为《财经》杂志原创文章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建立镜像。如需转载，请在文末留言申请并获取授权。